

弘道錄卷之二十九



弘道錄卷之二十八

將五

禮

君臣之禮

堯典曰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

錄曰禮莫大于敬堯舜繼天立極史臣稽

將五

一

古正詞曰欽乃所以奉於天曰恭乃所以

懋於已曰讓乃所以加於人其實不越乎

敬之一字而已

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終陟

帝位舜讓於德弗嗣

錄曰盛德大業其果興於讓乎觀諸堯舜  
之禪授天與人歸已有定命而猶讓之不  
置厥後舜命九官遂致濟濟相讓殿廷之  
間揖遜稽首若不遑舍盖上有好者下必  
有甚焉者矣然則舜避堯之子于南河之  
南果有之乎曰否當時祇以舜讓于德弗  
嗣之言好事者遂創為之今觀典謨固自  
明白不足以傳疑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  
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



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  
陶帝曰俞汝往哉

錄曰舜之讓不名者天位不可名也禹之  
讓指名者臣列則可名也萬世之下可想  
見藹然之氣象非但以禮讓為國而已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  
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  
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錄曰何以曰直哉惟清乎夫不邪之謂直  
不滯之謂清天神地祇人鬼之祀皆一定

而不可易秩然而不可亂也若宋真宗謬  
為天書以矯誣上帝至加玉帝尊號紛紛  
不一則回邪而不直矣漢武帝立五帝祠  
又立太乙祠又立后土祠雜然並興則瀆  
亂而不清矣此秩宗夙夜寅奉不敢違焉

者也

將五

二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  
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  
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  
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

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  
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錄曰上古之時君勅而臣颺君庸而臣載  
君拜而臣稽首此何等氣象也易曰泰小  
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  
下交而其志同也自秦以來惟取尊君卑  
臣為務而後無帝拜之文焉無首起之風  
焉無欽哉之復焉易曰天地不交否其流  
遂不能革噫可慨哉

小雅宴饗賓客之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



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  
之好我示我周行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  
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忮君子是則是傲我  
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教呦呦鹿鳴食野之芩  
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耽我

將五

三

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錄曰頤之為卦也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與  
之共天位使之食天祿需之為卦也賢者  
懷其道德安以待時飲食以養其體宴樂  
以和其心此隆古盛時能養能舉悅賢之

至古今相傳以為賓興盛典而我明尤  
獨重焉凡天下豪傑之才命世之士胥此  
焉出然愚竊以為此篇大指在於私惠不  
歸德和樂而不淫非止養其體娛其外而  
已故願為之主司者能以是存於心以期  
望天下之士必如王魯司馬君實為之士  
子者亦以是存於心以今日發軔之始他  
日必如明道希文然後知朝廷作養真  
德實意非惓惓取其私恩小惠以視人姑  
息而已也



周王之勞使臣曰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  
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四牡騑騑嘽嘽駱  
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翩翩者騅  
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翩  
翩者騅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  
將母駕彼四駱載駟駟豈不懷歸是用作  
歌將母來諗

錄曰愚於四牡且先王綱紀四方未暇矣  
夫王事靡盬所以覺天下之忠也不遑將  
父所以覺天下之孝也不遑啓處所以覺

天下之節也豈不懷歸所以覺天下之義也  
也將毋來諗所以覺天下之慈也如是而  
燕饗以將之所以覺天下之禮也諷誦以  
發之所以覺天下之讓也以為上下通用  
之樂天豈無意而然哉若以為章使臣之

將五

四

勤而無關於綱紀之義則大學始教宵雅  
肄三何獨倦焉於是耶抑祇曼馬而已耶  
周王之遣使臣曰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駢駢  
征夫每懷靡及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  
驅周爰咨諏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

周爰咨謀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  
爰咨度我馬維駟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

咨詢

錄曰此章之旨乃周家之法程臣道之矩  
範上下之通義古今之準的不但以遣使

臣也夫堯思日孳孳舜日不遑暇區區為  
臣之職而可以為及乎是故不自滿倣禹  
之懷靡及也望道而未之見文之懷靡及  
也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周公之懷靡及也  
靡及則虛虛則日孜孜而周爰咨諏所由



徧也夫訪善為咨咨才為諏咨事為謀咨  
禮為度咨親為詢五者如不及也而猶恐  
失之故曰周曰爰將以廣詢博訪也推其  
義嘉言罔攸伏咨也野無遺賢諏也亮采  
惠疇謀也群后德讓度也明明揚側陋詢  
將五  
也此豈可以易及哉以是為訓而猶有謀  
臧不從不臧復用若小旻之所譏者有自  
有肺腸俾民卒狂若芮伯之所刺者嗚呼  
安得靡盬之臣而與之言靡及之義哉  
周王以鹿鳴五詩燕其臣臣受賜者歌此詩

以答其君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  
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天保定爾俾  
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禄降爾遐福維日  
不足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  
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吉蠲為饔是用孝  
饗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神之吊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群  
黎百姓徧為爾德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  
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龜山楊氏曰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

外先王經綸之迹也其効博矣然觀其作  
處豈嘗費力本之誠意而已今鹿鳴四牡  
諸詩皆在先王所歌以藝群臣勞使臣者  
也若徒取而歌之其有効爲然則先王之  
用心蓋有在矣

錄曰愚觀龜山本之誠意之論未嘗不正  
襟而嘆也夫能大道之行天下為公而後  
示我周行不為虛文以不忍人之心行不  
忍人之政而後將母來諗不為浪說進賢  
如不及從善若轉圜而後周爰咨諏不為



徒勞因其心之自然不由勉強而後莫如  
兄弟不為飾詞靖恭爾位好是正直而後  
神之聽之不為徒設然則臣之受賜者其  
圖報有不本之誠意者哉其曰單厚多益  
戩穀罄宜不為蹈襲之詞日升日恒岡陵  
將五  
松栢不為諛妄之語以安定為天福天與  
君分相聯也以壽考為神福神與君氣相  
屬也以質實為民福民與君治相關也其  
禱頌有體其稱願有方萬古之下忠愛其  
君者無以踰此信非周公不能作也

諸侯朝于天子天子與之宴以示慈惠故歌  
曰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我心寫兮  
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錄曰譽者上交不瀆下交不誦也處者安  
樂其心式燕以衍也慈者手足腹心相待  
一體也惠者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也後世  
若飲酒爭功拔劍擊柱是不譽矣金奏作  
于下騫而走出是不處矣王僚重鎧范增  
舉玦是不慈而惠矣此有周盛時明良相  
慶君臣同樂不於是詩見之乎

天子燕諸侯之詩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  
厭夜飲不醉無歸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  
夜飲在宗載考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  
子莫不令德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  
莫不令儀

將五

七

錄曰蓼蕭之燕示慈惠也湛露之宴篤親  
親也所謂君之宗之故曰在宗載考考者  
燕義云臣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  
之臣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  
君寧厥後若陳啟仲與桓公飲而曰臣卜



其晝未卜其夜者上不明正道以道民而  
恒舞于宮酣歌于室豈惟君人之過歟其  
臣下方刑且墨矣其可與之同日語哉

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樂歌曰彤  
弓召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  
既設一朝饗之彤弓召兮受言載之我有嘉  
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彤弓召兮  
受言橐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  
朝醕之

錄曰東萊呂氏曰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弓

人所獻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輕與人  
也中心貺之言其誠也中心實欲貺之非  
由外也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寶藏  
之弓一朝舉以畀人未嘗有遲留顧惜之  
意也後之視府藏為已私分至有以武庫  
兵賜弄臣者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賞賜  
非出於利誘則迫於事勢至有朝賜鐵券  
而暮屠戮者則與中心貺之者異矣屯膏  
吝賞功臣解體至有印刳而不忍予者則  
與一朝饗之者異矣

周王藥飲賓客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  
君子樂且有儀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  
子我心則喜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  
錫我百朋汎汎揚舟載汎載浮既見君子我  
心則休

將五

八

錄曰小雅之有菁莪猶大雅之有棫樸也  
夫鹿鳴之禮賓興盛典故有瑟笙篴篥之  
設此章之禮晉接交歡故多喜樂悅懌之  
情采菽之錫諸侯備物故極車馬袞衣之  
盛此章之錫仁賢為寶故假貨貝重多之



喻至於汎汎揚舟猶其曰寤寐反側也我心則休猶其曰文王以寧也此不可想見當時樂育人材之盛美歟小序之言亦或有所補也

周王之燕諸侯曰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祐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之屏之翰百辟為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兕觥其觥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

錄曰鄭註云胥皆也與天下皆樂樂之大

者天子四海之內無違命則天下樂矣諸  
侯四封之內無違命內外無故則諸侯樂  
矣大夫官府之內無違命諮謀行於上則  
大夫樂矣士進以禮退以義則士樂矣庶  
人耕稼樹藝以養父母刑罰不加于身則

將五

九

庶民樂矣其於樂胥之義有所發明若但  
以為語詞何不言樂只乎况詩中樂只甚  
多而樂胥獨此不可不致審也

諸侯之答桑扈曰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  
萬年福祿宜之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

年宜其遐福乘馬在廐摧之抹之君子萬年  
福祿艾之乘馬在廐摧之抹之君子萬年福  
祿綏之

錄曰關關雎鳩興之全取義也鴛鴦于飛  
何所取乎皎皎白駒賦之彰好德也乘馬

在廐何所彰乎本之朱傳亦無所發參之  
小序未見其然必如序言思古明王交於  
萬物有道則當如鳶飛戾天乃物各率其  
性故云畢之羅之非為待其長大能飛而  
後畢羅取之以為交萬物有道也至云自



奉有節顧乃以莖之抹之起興乎其不類亦甚矣故不可以強通也

天子葵諸侯而諸侯羨天子之詩曰魚在在藻有須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錄曰此詩一則云王在在鎬豈樂飲酒二則曰王在在鎬有那其居觀其所言庶幾無為而治之氣象與舜恭己南面之意正相同也不然君臣且以為戒而反以為頌

乎或曰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王亦  
得以饗其樂詩之言即此意也此又不可  
不知

天子所以答魚藻曰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  
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

將五

十

予之玄衮及黼感涕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  
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駟載駟  
君子所屆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紆天  
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  
申之

錄曰此武王選鎬之際君臣慶會萬世可想見也何錫予之上之情何厚也彼交匪紆下之敬何嚴也若惠王以后之鑿鑑予鄭而反為所惡則與何錫予之者異矣齊威獨朝于周而反為所辱則與彼交匪紆者異矣

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此序王策命之詞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



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  
四國

錄曰一則曰虎拜二則曰虎拜者周自厲  
王以後王室漸微宣王內脩政事外攘夷  
狄王室蹶然復興聖人著之於經然則召

將五

士

虎者光於康公顯於燕土不可泯滅者而  
史遷作燕世家叙召公而下九世至惠侯  
未見召虎之名焉宣三十六年釐侯卒亦  
未見疆理之事焉然猶未可據也至詩序  
列諸國世次反又蹈襲史遷考詩則存江

漢之什稽序全無召虎之名謂之何哉安  
得夫子刪後之意以正史遷之失不但一  
召虎之幸也

論語子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  
吾從下



錄曰此孔子事君之禮宛然虎拜之家法  
也夫自周衰覲禮不脩王反下堂而見諸  
侯至齊桓公霸天子使宰孔賜齊侯胙曰  
天子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此  
非小失也吾夫子建萬世君臣之極當與

日月爭光其作春秋一字一義皆違衆之  
事雖以游夏大賢尚不能達况衆人乎此  
履之上天下澤君子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非小小從違之間而已或曰然則桓辭宰  
孔而下拜矣茲錄不及何也桓蓋假之者

也其假仁假義假信又假禮之名焉雖以  
宰孔尚不能欺而君子曾是惑之歟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  
國如禮何



錄曰夫子嘗哂子路曰為國以禮其言不



讓蓋禮乃為國之大綱領讓則吾心一念  
謙遜不違的道理做出的觀吾夫子至於  
是邦必聞其政而曰溫良恭儉讓以得之  
此何等氣象也若無謙遜不違之真心做  
來做去雖有許多設施措置不過如宰孔  
將五  
所譏當時豈不號為有禮而大根本大節  
目斯湏亡矣此虞芮之君一造西伯之境  
見有許多謙讓如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  
其朝士讓于大夫大夫讓于卿此為國以  
禮之實事當時二國之君安得不以小人

自處自愧自慊感嘆不置而又何暇於爭  
耶遂至聞而歸者四十餘國則又不但何  
難之有而已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

錄曰此事君非指魯國之君事魯君盡禮

未嘗以為諂乃是東周之君當時天下視  
為泛常獨吾夫子違衆拜下故嘗嘆其不  
如諸夏之無至如欲存告朔之餼羊雖以  
子貢之徒且猶不然豈非人以為諂者乎  
他日又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

亦非為魯也觀者詳之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  
闕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  
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未階趨翼如也復其位

將五

十三

蹶蹠如也吉月必朝服而朝君賜食必正席  
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  
拖紳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錄曰此孔子事魯君之禮也夫君臣之分



以嚴為主朝廷之禮以敬為主錄此章者如度之有程規之有範一毫不敢越一步不敢違也豈非萬世之大閑乎

家語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至會所為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酢既畢齊使萊人以兵劫魯公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士兵之吾兩君為好裔夷之俘敢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夫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偏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

然齊侯心忤麾而避之有頃齊奏宮中之樂  
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趨進曰匹夫而熒侮  
諸侯罪當誅請右司馬速加刑焉齊侯懼有  
慙色齊侯將設饗禮孔子以梁丘據曰齊魯  
之故向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饗之是勤執  
事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  
棄禮也若其不具是用糝糝君辱棄禮名惡  
子盍圖之乃不果饗齊侯歸責其群臣曰魯  
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道教寡  
人使得罪於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

之田

錄曰或問曰使孔子而當桓文之時則何如曰王與霸毫釐之差也故程子曰誠心而王則王矣倣之而伯則伯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矣自今觀之裔俘之

將五

古

卻聖人可能或人亦可能也侏儒之拒聖人可能或人亦可能也饗禮之罷聖人可能或人亦可能也至其誠於所事則必以君子之道輔弼其君誠於所謀則必具文武之備周旋其事以至盟會之詞真心實



事凜然可畏其始終施為氣象無一不本  
於人情合於大道未嘗假託包茅不貢伐  
原示信之言其致人信服歸所侵邑亦皆  
誠意所感非若楚之面從晉之強入然則  
此豈他人之可能哉非聖人必不能故曰  
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